





刑法志第三

漢書二十三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明文盛高濂傳汝舟校

夫人宵天地之類

應劭曰宵類也頭圓象天足方象地孟康曰宵化也言稟天地氣化而生也師古曰宵義與肖同應

說是也故庸妄之人謂之不肖言其狀貌無所象似也類古貌字

懷五常之性

師古曰五常仁義禮智信聰明精

粹師古曰精細也言其識性細密也粹淳也音先遂反

有生之晁靈者也瓜牙不足以供者

欲趨走不足以避利害

師古曰者讀曰者

無毛羽以禦寒暑必將

役物以為養任智而不恃力此其所以為貴也故不仁愛

則不能群不能群則不勝物不勝物則養不足群而不足

爭心將作上聖卓然先行敬讓博愛之德者眾心說而從

之

師古曰說讀曰悅

從之成群是為君矣歸而往之是為王矣

師古曰

爭往而歸之也洪範曰天子作民父母為天下王

師古曰洪範周書也

聖人取類

以正名而謂君為父母明仁愛德讓王道之本也愛待敬



而不敗德須威而久立故制禮以崇敬作刑以明威也聖人既躬明愆之性師古曰躬謂身親有之必通天地之心制禮作教立法設刑動緣民情而則天象地則法也故曰先王立禮則天之明因地之性也師古曰春秋左氏傳載鄭大夫子太叔之辭也刑罰威獄以類天之

震曜殺戮也師古曰震謂雷電也温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也書云天秩有禮天討有罪師古曰此處書咎繇謨之辭也秩叙也言有禮者天則進叙之有罪者天則討治之故聖人因天秩而制五禮師古曰五禮吉凶賓軍嘉因天討而作五刑師古曰其說在下也大刑用甲兵張晏曰以六師誅暴亂其次用斧鉞韋昭曰斬刑也中刑用

刀鋸韋昭曰刀割刑鋸刑也其次用鑕鑿韋昭曰鑕鑿刑也鑿鑿刑也師古曰鑕音子端反大者陳諸原野師古曰謂極野也其所繇來者上矣師古曰繇讀與由同黃帝有涿鹿之戰以定火災鄭氏曰涿鹿在彭城南與炎帝戰炎帝大行故云火災李奇曰黃帝與炎

帝戰於阪泉今言涿鹿地有二名也文穎曰國語云黃帝炎帝弟也炎帝號神農少行也後子孫暴虐黃帝伐之故言以定火災律歷志云與炎帝後戰於阪泉涿鹿在上谷今見有阪泉地黃帝祠師古曰文說是在也彭城者上谷北別有彭城非宋之彭城也

顓頊項有共工之陳以定水害文穎曰共工主水官也少昊氏喪事政作害顓頊伐之木主水官因為水行也師古曰共讀曰龔以下亦同唐虞之際至治之極猶流共工放讎堯胤三苗殛鯀然後天下服師古曰舜受堯禪而流共工于幽州放讎堯于崇山夏有

甘扈之誓師古曰謂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井誓事殷周以兵定天下矣師古曰謂湯及武王天下既定戢戢干戈教以文德師古曰戢戢也而猶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師古曰司馬夏官卿掌邦政軍旅屬焉萬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則六軍也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師古曰稅著田租也賦謂發賦斂之財也稅以足食賦以足兵故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

足兵故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

足兵故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

足兵故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

足兵故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

足兵故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

足兵故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

足兵故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



三頭四立為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

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乘馬之法鄭氏曰甲

也師古曰乘音食一同百里提封萬井蘇林曰提音祗陳留人謂舉

者或以為積土而封謂之提封既改文字又失義也除山川沈丘城

池邑居園圍術路二千六百井臣洪曰沈丘水田為上國也如淳曰

也沈謂居深水之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

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師古曰采官也因官食地故曰采也爾雅

地云以種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

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

謂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

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戎馬車徒干戈素

具春振旅以搜夏校舍以苗秋治兵以獮冬大閱以狩師古

皆於農隙以講事焉五國為屬屬有長

十國為連連有帥師古曰長音竹兩二十國為卒卒有正二百十

國為州州有牧連帥比年簡車師古曰比卒正三年簡徒師古

曰徒群牧五載大簡車徒此先王為國立武足兵之大畧也

周道衰法度墜師古曰墜音墜字至齊桓公任用管仲而國

富民安公問行伯用師之道師古曰伯管仲曰公欲定卒伍

修甲兵大國亦將修之而小國設備則難以速得志矣於

是乃作內政而寓軍令焉師古曰寓寄也寄於故卒伍定虛

里而軍政成虜郊連其什伍師古曰五人為居處同樂死生

同憂禍福共之故夜戰則其聲相聞晝戰則其目相見緩

急足以相死其教已成外攘夷狄內尊天子以安諸夏師古



曰兼鄰也諸夏中國之諸侯也夏齊桓既沒晉文接之亦先定其

民作被廬之法應劭曰搜於被廬之地作執秩以為六官之法因以名之也師古曰被廬晉地也被音皮義反

帥諸侯迭為盟主師古曰迭互也音大結反然其禮已頗僭差又隨時苟

合以求欲速之功故不能充王制二伯之後寢以陵夷師古曰寢漸也陵夷頹替也二伯齊桓公晉文公也伯讀曰霸

至魯成公作立甲師古曰立甲出戎馬二匹牛三頭四

立為甸甸六十四井也乃出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

七十人耳今乃使立出甸賦違常制也說別令人為立作甲也士農工商四類異業甲者非凡人所能為而今作之譏不正也

哀公用田賦師古曰田賦家財各為一賦言不依古制

後煩斂搜狩治兵大閱之事皆失其正春秋書而譏之以

存王道於是師旅亟動百姓罷敝師古曰亟屢也音

死難之誼孔子傷焉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師古曰論語

也非其故稱子路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而子

路亦曰千乘之國攝季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

饑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師古曰昔論論

比音必此音必治其賦兵教以禮誼之謂也春秋之後滅弱吞小並

為戰國稍增講武之禮以為戲樂用相夸視師古曰視而秦

更名角抵師古曰抵音丁先王之禮沒於淫樂中矣雄桀之

士因執輔時作為權詐以相傾覆吳有孫武齊有孫臏師古曰臏

日臏音魏有吳起秦有商鞅皆禽敵立勝垂著篇籍當此之

時合從連衡師古曰衡橫也戰國時齊楚韓魏燕趙為從秦國為衡

衡也轉相攻伐代為雌雄師古曰代齊愍以投擊彊孟康曰

技巧技巧者習手足便器械積機閱以立攻守之勝魏惠以文卒奮師古曰奮

勝師古曰銳勇利世方爭於功利而馳說者以孫吳為宗時唯孫

卿明於王道師古曰孫卿楚人也姓荀名况避漢宣帝之諱故改作孫而非之曰彼孫吳者

上執利而貴變詐施於暴亂昏嫚之國君臣有間師古曰言



諸上下離心政謀不良故可變而詐也夫仁人在上為下

所印師古曰印猶子弟之衛父兄若手足之扞頭目何可當

也師古曰扞禦難也音上旦反鄰國望我歡若親戚芬若椒蘭顧視其上

猶焚灼仇讎人情豈肯為其所惡而攻其所好哉故以桀

攻桀猶有巧拙以桀詐堯若卵投石夫何幸之有師古曰言往必

破詩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師古曰言仁義雖執成鉞以敬為先故得如火之盛無能止也言以仁誼綏

民者無敵於天下也若齊之技擊得一首則受賜金事小

敵脆則逾可用也師古曰逾與偷同謂苟且事鉅敵堅則渙然離矣師

曰鉅大也是亡國之兵也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服皮曰

渙然散貌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个置且戈其上冠冑帶劍贏

三屬竟人身也蘇林曰兜鍪也蓋也冑冑帶也如淳曰上冑一解冑一經繳一凡三屬也師古曰如說是也屬勝也音之欲反冑音陟陟即冑字

三日之糧師古曰个讀曰箇箇枚也冑兜鍪也冠冑帶日中而趨

百里師古曰中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師古曰中試試之而

賦稅也利田宅者給其便利之如此則其地雖廣其稅必寡其

氣力數年而衰是危國之兵也秦人其生民也陘阨其使

民也酷烈師古曰陘地小也陘險固劫之以執隱之以阨鄭氏曰

隱或隱其民於隘中也臣噴曰秦政急峻徂之以賞慶道之以刑

罰師古曰徂串音也音使其民所以要利於上者非戰無由

也功賞相長五甲首而隸五家服虔曰能得者甲者五人首使

象是為是最為有數故能四世有勝於天下然皆干賞蹈

利之兵庸徒粥鬻賣之道耳師古曰未有安制矜節之理也

師古曰故雖地廣兵彊鯁鯁常恐天下之一合而共軋己也

奔持也蘇林曰鯁音慎而無礼則蕙之蕙鯁懼貌也張晏

曰軋踐轢也師古曰鯁音先祀反軋音於點反至乎齊桓晉文之



兵可謂入其域而有節制矣孟康曰入王女之域而未及善也然猶未本仁

義之統也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

可以直秦之銳士師古曰直亦當也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

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故曰善師者不陳

師古曰戰陳之義本因陳列為名而音變耳字則作陳更無別體而未代學者輒改其字旁從車非經史之本文也今宜依古不從流俗也善

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敗善敗者不亡若夫舜修百僚咎繇

作士師古曰士師理官命以繇吏猾夏寇賊姦軌師古曰姦書

繇之文也猾亂也夏諸夏也寇謂攻而刑無所用所謂善師不陳

者也湯武征伐陳師誓衆而放禽桀紂師古曰謂湯誓所謂

善陳不戰者也齊桓南服彊楚使貢周室師古曰謂僖四年伐楚次于陘貢包茅不

入于祭北伐山戎為燕開路師古曰謂莊三十年伐山戎以其病燕故也存亡繼絕功

為伯首師古曰謂存三亡國所謂善戰不敗者也楚昭王遭

鑿廬之禍國滅出亡師古曰謂定四年吳入郢楚子出逃父老送之王

曰父老反矣何患無君父老曰有君如其賢也師古曰言無有如此

君相與從之或牛牯走赴秦號哭請救師古曰謂申包胥如秦乞師也存秦

人憐之為之出兵師古曰謂秦子蒲子武帥車五百乘以救楚也二國并力遂走吳師師古

曰謂子蒲大敗夫槩王于沂昭王返國師古曰吳師已歸楚子入郢所謂善

敗不亡者也若秦因四世之勝據河山之阻任用白起王

翦豺狼之徒奮其爪牙禽獵六國以并天下師古曰言如獵之取獸窮

武極詐士民不附卒隸之徒還為敵讎師古曰謂陳勝吳廣英布之徒也犬吠

起雲合果共軋之師古曰姦疾風也如姦之起言其速斯為下矣

凡兵所以存亡繼絕救亂除害也故伊呂之將子孫有國

與商周並師古曰言其同盛衰也至於末世苟任詐力以快貪殘爭城

殺人盈城爭地殺人滿野孫吳商白之徒皆身誅戮於前



而國滅亡於後

師古曰孫武孫臏吳起商鞅白起也

報應之執各以類至其道

然矣漢興高祖躬神武之材行寬仁之厚總擊英雄以誅

秦項任蕭曹之文用良平之謀騁陸鄧之辯明叔孫通之

儀文武相配大略舉焉天下既定踵秦而置材官於郡國

師古曰京師有南北軍之屯至武帝平百粵內增七校百官表

中壘屯騎步兵越騎長水胡騎射聲虎賁凡八校尉胡騎不常置故此言七也外有樓船皆歲時講肄修

武備云師古曰建習也音七二反至元帝時以貢禹議始罷角抵而未正

治兵振旅之事也古人有言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師古曰五材金木水

火土發一不可誰能去兵鞭扑不可弛於家師古曰弛放也音武尔反刑

罰不可廢於國征伐不可偃於天下用之有本末行之有

逆順耳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文德

者帝王之利器威武者文德之輔助也夫文之所加者深

則武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制者廣三代

之盛至於刑錯兵寢者其本末有序帝王之極功也師古曰刑錯兵

寢皆謂置而弗用也昔周之法建三典以刑邦國詰四方師古曰詰責也音口一反字或

作誥音工到反誥謹也一曰刑新邦用輕典師古曰新開也立君之其人未習於教故用

以刑治之令謹教也二曰刑平邦用中典師古曰承平守成之國則用中典常行之法也三曰刑亂邦用

重典師古曰莫殺畔逆之國化惡難移則用重法誅殺之也自此以上大司寇所職也五刑墨罪五百劓

罪五百宮罪五百劓罪五百殺罪五百所謂刑平邦用中

典者也師古曰墨黥也鑿其面以墨涅之劓截鼻也宮淫刑也男子割

牛鼻及別音五凡殺人者陪諸市師古曰陪謂斃也音附反墨者使守門

師古曰監首之劓者使守關師古曰以其宮者使守內師古曰

人不妨禁衛也絕於事則者使守圜師古曰驅御禽完者使守積師古曰完謂

便也居作也積積聚之物也其奴男子入于罪隸李奇曰男女徒總名為奴女子入



春槁孟康曰主暴燥春之也韋昭曰春春人槁槁凡有爵者與七

十者與未齒者皆不為奴師古曰有爵謂命士以上也齒毀齒男

周道既衰穆王既荒命甫侯度時作刑以詰四方師古

王昭王之子也享國既百年而王既荒命甫侯為司寇商變時宜而作刑之制以治四方也甫國名也既音莫報反度音大各反墨

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劓音頻忍反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

辟之罰其屬二百師古曰劓罰夫膝頭骨大五刑之屬三千師古

也春秋之時王道寔壞教化不行師古曰子產相鄭而鑄

刑書師古曰子產鄭大夫公孫僑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李奇曰先議其

之嚮音許兩反乃勸其罪不為一成之刑著於鼎也師古曰虞舜則象以典刑流宥懼

民之有爭心也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誼糾之以政師古

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師古曰制為祿位

以勸其從師古曰勸其嚴斷刑罰以威其淫師古曰懼其未

也故誨之以忠懣之以行懣謂辨也又音所項反教之以務

師古曰使之以和師古曰悅臨之以敬益之以彊師古曰益

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師古

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徵幸以成之弗

可為矣師古曰辟法也為治也權移於法故人不畏上夏有亂政

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章昭曰

五及流贖鞭扑也三辟之興皆叔世也師古曰叔世今吾子相鄭國制

參辟鑄刑書孟康曰謂夏勢周將以靖民不亦難乎師古曰靖

也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師古曰周頌我將之詩也

治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言法象文王之德以為儀

治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言法象文王之德以為儀



式則四方日以安靖也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師古曰大雅文王詩也孚信也又言法象文王則萬

國皆信如是何辟之有師古曰若詩所民知爭端矣將棄禮

而徵於書師古曰取證於刑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師古曰喻微細亂獄滋豐

貨賂並行師古曰滋益也終子之世鄭其敗虜子產報曰若吾子之

言僑不材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師古曰言雖非長久之法且救當時之敝喻

薄之政自是滋矣孔子傷之曰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

且格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格正也言用德禮

則人有恥而自正尚政刑則下苟免而無恥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

無所錯手足師古曰亦論語所載孔子之言也禮以治人孟氏使陽

膚肩為士師師古曰亦論語所載陽膚問於曾子問於曾子師古曰問何亦曰

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師古曰此曾子對辭言民

子秦用商鞅連相坐之法造參夷之誅師古曰參夷三族增加肉

刑大辟有鑿顛抽脅鑊亨之刑師古曰鑊大而無足日鑊以鬻人也至於秦始皇

皇兼吞戰國遂毀先王之法滅禮誼之官專任刑罰躬操

文墨師古曰躬身也操畫斷獄夜理書自程決事日縣石之

一服虔曰縣稱也石百二十斤也而姦邪並生赭衣塞路圜

成市天下愁怨潰而叛之漢興高祖初入關約法三章曰

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蠲削煩苛兆民大說師古曰說其

後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禦姦師古曰於

是相國蕭何攔撫秦法師古曰攔撫謂收拾也取其宜於

時者作律九章當孝惠高后時百姓新免毒蠱人欲長幼

養老師古曰蠱音呼各反蕭曹為相貨真以無為師古曰言以無為之法

從民之欲而不擾亂是以衣食滋殖刑罰用稀及孝文即



位躬脩玄默勸趣農桑減省租賦而將相皆舊功臣少文

多質懲惡亡秦之政論議務在寬厚恥言人之過失化行

天下告訐之俗易師古曰訐面相斥吏安其官民樂其業畜

積歲增戶口寔息師古曰畜讀曰蓄風流篤厚禁罔疏闊選

張釋之為廷尉罪疑者予民師古曰從輕斷是以刑罰大省至於

斷獄四百師古曰謂皆天下重罪者也有刑錯之風即位十三年齊大倉

令淳于公有罪當刑詔獄逮繫長安師古曰逮及也解之所及

逮者在道將送防禦不絕若今之傳送囚也淳于公無男有五女當行會逮罵其

女曰生子不生男緩急非有益也其少女緹縈自傷悲泣

師古曰緹縈女名也緹音他弟反迺隨其父至長安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

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

可復屬師古曰屬繫也音之欲反雖後欲改過自新其道亡繇也師古曰繇讀

繇由妾願沒入為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自新書奏天

子天子憐悲其意遂下令曰制詔御史蓋聞有虞氏之時

畫衣冠異章服以為戮而民弗犯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

刑三孟康曰黥劓二則左而姦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之

薄而教不明與師古曰與讀曰歟吾甚自愧故夫訓道不純而愚

民陷焉師古曰道讀曰導詩曰愷弟君子民之父母師古曰大雅河酌

和樂簡易之德則其下尊之如父親之如母也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

行為善而道亡繇至師古曰繇與由同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

肌膚終身不息師古曰息生也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豈稱為民

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及令罪人各以輕重不

亡逃有年而免孟康曰其不亡逃者蒲其年數得免為庶人具為令師古曰使更為條制丞相張

蒼御史大夫馮敬奏言肉刑所以禁姦所由來者久矣陛



下下明詔憐萬民之一有過被刑者終身不息及罪人欲改行為善而道亡繇至於盛德臣等所不及也臣謹議請

定律曰諸當髡者完為城旦舂臣賈曰文帝除肉刑皆有以易之故以完易髡以答代剕以鈇

左右趾代剕今既曰完矣不復云當黥者髡鉗為城旦舂當劓

者答三百當斬左止者答五百當斬右止及殺人先自告

及吏坐受賕枉法守縣官財物而即盜之已論命復有答

罪者皆棄市李奇曰命逃亡也復於論命有罪也晉灼曰命者名也成其罪也師古曰止足也當斬右足者以其辜次重故

從棄市也殺人先自告謂殺人而自首得免罪者也吏受賕枉法謂曲公

法而受賂者也守縣官財物而即盜之即令律所謂主守自盜者也殺人

害重受賕盜物械汗之身故此三罪已披論名而又犯答亦皆棄市也今

流俗書本答三百答五百之上及劓者之下有籍答字復有答罪亦云復

有籍答罪皆後人罪人獄已決完為城旦舂滿三歲為鬼薪

白粲鬼薪白粲一歲為隸臣妾隸臣妾一歲免為庶人師古曰罪人為

曰男子為隸臣女子為隸妾鬼薪白粲滿三歲為隸臣妾滿二歲為司

歲為隸臣隸臣一歲免為庶人隸妾亦然也隸臣妾滿二歲為司

寇司寇一歲及作如司寇二歲皆免為庶人如亭曰罪人為

司寇故其二逃及有罪耐以上不用此令師古曰於本罪前令

之刑城旦舂歲而非禁錮者如完為城旦舂歲數以免李奇

曰謂文帝作此臣昧死請制曰可是後外有輕刑之名內實

殺人斬右止者又當死斬左止者答五百當劓者答三百

率多死師古曰斬右止者棄市故人多死以答五百景帝元年下

詔曰加答與重罪無異孟康曰重罪謂死刑幸而不死不可為人師

曰謂不能自起居也其定律答五百曰三百答三百曰二百猶尚不全

至中六年又下詔曰加答者或至死而答未畢朕甚憐之其減答三百曰二百答二百曰一百又曰答者所以教之也其定箠令師古曰箠箠也所以擊者也音止丞相劉舍御史大夫衛綰請答者箠長五尺其本大一寸其竹也末薄半寸皆平其



節當答者答賢如淳曰然則先時答皆也師古曰賢音徒門反毋得更人師古曰謂行答者不更易人也

畢一罪乃更人自是答者得全然酷吏猶以為威死刑既

重而生刑又輕民易犯之及至孝武即位外事四夷之功

內盛耳目之好徵發煩數百姓貧耗師古曰耗損也音呼到反窮民犯法

酷吏擊斷姦軌不勝於是招進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

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師古曰見知人犯法不奉告為故縱而所監臨部主有罪并連坐也緩

深故之罪孟康曰孝武欲急刑吏深害及故入人罪者皆寬緩急縱出之誅師古曰吏釋罪人疑以為縱出

亦言尚酷則急誅之其後姦猾巧法轉相比況禁罔寔密師古曰寔漸也其下亦同律

令凡二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條千八百八十二事死

罪決事比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師古曰此以例相比況也文書盈於

几閣典者不能徧睹是以郡國承用者駁師古曰不曉其指用意不同也或

罪同而論異姦吏因緣為市師古曰弄法而受財若市買之交易所欲活則

傅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比師古曰傅讀曰附議者咸冤傷之宣帝

自在閭閻而知其若此及即尊位廷史路溫舒上疏言秦

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語在溫舒傳上深愍焉

廼下詔曰間者吏用法巧文寔深是朕之不德也夫決獄

不當使有罪與邪不辜蒙戮晉灼曰當重而輕使有罪者起邪惡無辜者反陷重刑是決獄不平故父子悲恨朕甚傷之今遣廷史與郡鞠獄

任輕祿薄如淳曰廷史廷尉史也以囚詳決獄爭為鞠謂疑獄也李奇曰鞠窮也獄事窮竟也師古曰李說是也其

為置廷平秩六百石負四人其務平之以稱朕意於是選

于定國為廷尉求明察寬恕黃霸等以為廷平季秋後請

讞時上常幸宣室齋居而決事如淳曰宣室布政教之室也重用刑故齋戒以決事晉灼曰未央宮中有宣室殿師古曰晉說是也賈誼傳亦云受獄刑號為平矣時丞

郡太守鄭昌上疏言聖王置諫爭之臣者非以崇德防逸

中有一宣室蓋其殿在前殿之側也齋則居之



豫之生也立法明刑者非以為治救衰亂之起也今明主躬垂明聽雖不置廷平獄將自正若開後嗣不若刪定律令師古曰刪刊也律令一定愚民知所避姦吏無所弄矣便者則刊而除之

今不正其本而置廷平以理其末也政衰聽怠則廷平將招權而為亂首矣蘇林曰招音翹之舉也宣帝招求也招致推著已也師古曰孟說

未及修正至元帝初立廼下詔曰夫法令者所以抑暴扶弱欲其難犯而易避也今律令煩多而不約自典文者不能分明而欲羅元元之不逮師古曰羅網也

意哉師古曰中當也其議律令可蠲除輕減者條奏惟在便安萬姓而已至成帝河平中復下詔曰甫刑云五刑之屬三千

大辟之罰其屬二百師古曰甫刑即周書呂刑初為呂侯號曰呂刑後為甫侯故又稱甫刑今大辟

之刑千有餘條律令煩多百有餘萬言奇請它比日以益

師古曰奇請謂常文之外主者別有所請以定罪也自明習者不

知所由師古曰由從也欲以曉喻眾庶不亦難乎於以羅元元之民

天絕亡辜豈不哀哉其與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及明習律令者議減死刑及可蠲除約省者令較然易知條奏書

不云乎惟刑之恤哉師古曰虞書舜典之辭恤憂也言當憂刑也其審核之務準古

法師古曰核究其實也朕將盡心覽見焉有司無仲山父將明之材師古曰仲山父將之邦國若否仲山下史家之言也大雅蒸民之詩曰肅王命仲山父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父明之將行也否不善也言王有誥命則仲山父行之邦國有不善之事則仲山父明之故引以不能因時廣宣主恩建立明制為一代

之法而徒鈎撫微細毛舉數事以塞詔而已師古曰毛舉言舉當者也是以大議不立遂以至今議者或曰法難數變此

庸人不達疑塞治道聖智之所常患者也師古曰塞謂不通也故畧舉漢興以來法令稍定而合古便今者漢興之初雖有約







賓師古曰謂前代之後王所不臣者也三刺自五聽以下至此皆小司寇所職也一曰訊羣臣二曰

訊羣吏三曰訊萬民師古曰訊門也音信二宥一曰弗識二曰過失

三曰遺忘師古曰弗識不審也過失非意也遺忘忽忘也三赦一曰幼弱二曰老眊三

曰憊愚師古曰幼弱謂七歲以下老眊謂八十以上憊愚生而疑駭者自三刺以下至此皆司刺所職也眊讀與耄同憊音及江反又

者貞音貞凡囚上罪梏拳而桎中罪梏桎下罪梏王之同族拳

有爵者桎以待斂師古曰桎在手曰梏兩手同戒曰拳并足曰桎斂斷罪也自此以上掌囚所職也梏音古為反拳即

決有罪者久而不論無罪者久繫不決自今以來縣道官

獄疑者各讞所屬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以其罪名當報之

能決謹具為奏傳所當比律令以聞師古曰傳讀曰附上恩如此吏

猶不能奉宣故孝景中五年下詔曰諸獄疑雖文致於

法而於人心不厭者輒讞之其後獄吏復避微文遂其愚

心至後元年又下詔曰獄重事也人有愚智官有上下獄

疑者讞有令讞者已報讞而後不當讞者不為失師古曰解並在景紀

自此之後獄刑益詳近於五聽三宥之意三年復下詔曰

高年老長人所尊敬也鰥寡不屬逮者人所哀憐也師古曰屬音之欲反

其著令年八十以上八歲以下及孕者未乳師古曰乳產也音人喻反師

朱儒如淳曰師樂師音暫者朱儒短人不能走者當鞠繫者頌繫之師古曰頌讀曰

落血氣既衰亦無暴逆之心今或罹于文法執于囹圄不

得終其年命朕甚憐之自今以來諸年八十非誣告殺傷

人它皆勿坐至成帝鴻嘉元年定今年未滿七歲賊鬪殺

人及犯殊死者上請廷尉以聞得減死合於三赦幼弱老

人及犯殊死者上請廷尉以聞得減死合於三赦幼弱老

人及犯殊死者上請廷尉以聞得減死合於三赦幼弱老



眊之人此皆法令稍定近古而便民者也師古曰近音其斬反孔子曰

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善人為國百年可以勝殘去殺矣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此謂若有受命之王必三十年仁政乃成也勝殘謂勝殘暴之人使不為惡去殺不行殺戮也言聖王承

衰撥亂而起被民以德教師古曰被如也音皮義反變而化之必世然後

仁道成焉至於善人不入於室然猶百年勝殘去殺矣師古曰論語稱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于室也言善人不但修錢舊迹而已固少自剗制然亦不能入聖人之室此為國

者之程式也今漢道至盛歷世二百餘載師古曰今謂撰志時考自昭

宣元成哀平六世之間斷獄殊死率歲千餘口而一人師古曰率天下犯罪者千口而有一人死耐罪上至右止三倍有餘李奇曰耐從司寇以

刑古人有言滿堂而飲酒有一人鄉隅而悲泣師古曰鄉則

一堂皆為之不樂王者之於天下辭猶一堂之上也故一

人不得師古曰平為之悽愴於心今郡國被刑而死者歲以萬

數天下獄二千餘所其冤死者多少相覆獄不減一人此

和氣所以未洽者也原獄刑所以蕃若此者師古曰蕃多禮也音扶元反

教不立刑法不明民多貧窮豪桀務私姦不輒得獄師古曰豸不

平之所致也服虔曰鄉亭之獄曰豸臣瓚曰獄岸獄訟也師古曰小雅小宛之詩云宜岸宜獄瓚論具也書云伯

夷降典愆民惟刑師古曰周書甫刑之辭也愆知也言伯夷下禮法以道人人習知禮然後用刑也言制

禮以止刑猶隄之防溢水也今隄防陵遲禮制未立死刑

過制生刑易犯饑寒並至窮斯濫溢豪桀擅私為之囊橐

師古曰有底曰囊無底曰橐言容隱姦邪若囊橐之盛物姦女有所隱則狃而寢廣師古曰狃申習也寢漸也

救反此刑之所以蕃也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省刑本也

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末矣師古曰省謂減除之絕於未然故曰本也不失有罪事止聽訟所以為末

又曰今之聽獄者求所以殺之古之聽獄者求所以生之

與其殺不辜寧失有罪今之獄吏上下相驅以刻為明深



者獲功名平者多後害諺曰鸞南棺者欲歲之疫師古曰鸞音

亦猶此矣凡此五疾獄刑所以尤多者也自建武永平民

亦新免兵革之禍人有樂生之慮與高惠之閒同而政在

抑彊扶弱朝無威福之臣邑無豪桀之俠以口率計斷獄

少於成哀之閒什八可謂清矣師古曰十然而未能稱意比

隆於古者以其疾未盡除而刑本不正善乎孫卿之論刑

也曰世俗之為說者以為治古者無肉刑師古曰治古謂上古

更有象刑墨黥之屬師古曰非草履也非履赭衣而不純師古曰非草履也

肉刑哉亦不待象刑矣師古曰人不犯法以為人或觸罪矣

而直輕其刑是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不刑也罪至重而

刑至輕民無所畏亂莫大焉凡制刑之本將以禁暴惡且

懲其末也師古曰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是惠暴而寬惡

也故象刑非生於治古方起於亂今也如淳曰古無象刑也

從者也一物失稱亂之端也師古曰稱且德不稱位能不稱

官賞不當功刑不當罪不祥莫大焉夫征暴誅悖治之威

也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也未有知其所由

來者也故治則刑重亂則刑輕李奇曰世所以治者乃刑犯治

之罪固重犯亂之罪固輕也書云刑罰世重世輕此之謂

也師古曰周書甫刑之篇也所謂象刑惟明者言象天道而

作刑師古曰虞書益稷曰安有非履赭衣

者哉孫卿之言既然而因俗說而論之曰禹承堯舜之後



自以德衰而制肉刑湯武順而行之者以俗薄於唐虞故也今漢承衰周暴秦極敝之流俗已薄於三代而行堯舜

之刑是猶以鞶而御駢突孟康曰以繩縛馬口謂之鞶晉灼曰鞶古曰馬絡也違救時之宜矣且除肉刑者本欲以全民也今去

髡鉗一等轉而入於大辟以死罔民失本惠矣師古曰罔謂羅網也故

死者歲以萬數刑重之所致也至于穿窬之盜忿怒傷人

男女淫佚吏為姦臧師古曰以讀與流同若此之惡髡鉗之罰又不足

以懲也故刑者歲十萬數民既不畏又曾不恥刑輕之所

生也故俗之能吏公以殺盜為威專殺者勝任奉法者不

治亂名傷制不可勝條是以罔密而姦不塞刑蕃而民愈

嫚師古曰塞止也蕃多也音狀元反嫚與漫同必世而未仁百年而不勝殘誠以禮

樂闕而刑不正也豈宜惟思所以清原正本之論刪定律

令纂二百章以應大辟孟康曰纂音撰其餘罪次於古當生今觸

死者皆可募行肉刑李奇曰欲死邪欲腐邪及傷人與盜吏受賕枉法

男女淫亂皆復古刑為三千章詆欺文致微細之法悉蠲

除師古曰詆謂誣也音丁禮反如此則刑可畏而禁易避吏不專殺法無

二門輕重當罪民命得全合刑罰之中於天人之和李奇曰初亦中

順稽古之制成時雍之化成康刑錯雖未可致孝文斷獄

庶幾可及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師古曰今文泰誓也蓋嘉成王之德云書

曰立功立事可以永年師古曰今文泰誓也言為政而宜於民

者功成事立則受天祿而永年命所謂一人有慶萬民賴

之者也師古曰呂刑之辭也一人天子也言天子用刑詳審有福慶之惠則衆庶咸賴之也



刑法志第三

前漢書三

前漢書三

食貨志第四上

漢書二十四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明汪文盛高穀傳汝舟校

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食謂農殖嘉穀可食之物師古曰殖生也嘉善也

貨謂布帛可衣師古曰衣音於既反及金刀龜貝所以分財布利通有無

者也師古曰金謂五色之金也黃者曰金白者曰銀赤者曰銅青者曰鉛黑者曰鐵刀謂錢幣也龜以卜占月以表飾故皆為寶貨也二者生

民之本興自神農之世斲木為耜燥木為耒耨之利以

教天下而食足師古曰斲听也燥屈也耒手耕曲木也耨耒耨木所以施金也耨耘田也耨音似操音入九反耨音來內反耨音乃耨反

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而

貨通師古曰自斲木為耜以至於此事見易上繫辭食足貨通然後國實民富而教化成

黃帝以下通其變使民不倦李奇曰器幣有不便於時則變更通利之吏民樂其業而不倦也堯命

四子以敬授民時師古曰四子謂羲仲義叔和仲和叔也事見虞書堯典也舜命后稷以黎民

祖飢孟康曰祖始也黎民始飢命棄為稷官也古文信阻師古曰事見舜典是為政首禹平洪水定九



州師古曰九州謂冀兗青徐揚荆豫梁雍制土田各因所生遠近賦入貢棊應劭曰棊竹器也所以盛方曰

養成群生奉順天德治國安民之本也故曰不患寡而患

不均是以致聖王域民師古曰為邦或築城郭以居之制廬井以均之

言是以聖王域民師古曰為邦或築城郭以居之制廬井以均之

之師古曰井田之中為屋廬開市肆以通之師古曰肆列也設庠序以教之師古曰庠序禮宮養

巧成器曰工通財鬻貨曰商師古曰鬻音賣也聖王量能授

事四民陳力受職故朝亡廢官邑亡教民地亡曠土師古

也曠謂逸游也曠空也

理民之道地著為本師古曰地著謂安也音直略反故必建步

止晦正其經界師古曰晦古畝字也六尺為步步百為晦晦百為夫

夫二為屋屋三為井井方一里是為九夫八家共之各受

私田百晦公田十晦是為八百八十晦餘二十晦以為廬

舍師古曰廬田中室也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救是以

和睦而教化齊同力役生產可得而平也民受田上田夫

百晦中田夫二百晦下田夫三百晦歲耕種者為不易上

田休一歲者為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為再易下田三歲更

耕之自爰其處孟東曰爰於也師古曰更互也音工衡反農民戶人已受田其家

衆男為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比師古曰比例也音必寐反士工商家受田

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此謂平土可以為法者也若山林藪

澤原陵淳鹵之地晉灼曰淳盡也鳥鹵也各以肥磽多少為差



師古曰磽确確也謂瘠有賦有稅稅謂公田什一及工商衡

薄之田也音口交反虞之入也師古曰賦謂計口發財稅謂收其田入也什一謂十取其一也

工商衡虞雖不墾殖亦取其稅者工有技巧之作商有行販澤之林產也賦共車馬甲兵士徒之役師古曰徒衆也共讀曰供充實府

庫賜予之用稅給郊社宗廟百神之祀天子奉養百官祿

食庶事之費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七十以上上所養

也十歲以下上所長也十一以上上所彊也師古曰勉彊勸之也

兩種穀必雜五種以備災害師古曰歲月有宜又水旱之利也種即五穀謂黍稷麻麥豆也

中不得有樹用妨五穀力耕數耘收穫如寇盜之至師古曰力謂勤

作之也如寇盜之至謂促還廬樹桑師古曰還繞也菜茹有畦瓜瓠果

蔬應劭曰木實曰果草實曰蔬張晏曰有核曰果無核曰蔬臣瓚曰按

木上曰果地曰蔬也師古曰茹所食之菜也畦區也茹音人錄反豚狗彘母失其時師古曰女修蠶織則五十可以衣帛七

十可以食肉在壑曰廬在邑曰里師古曰廬各在真五家為

鄰五鄰為里四里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鄉

萬二千五百戶也鄰長位下士自此以上稍登一級至鄉

而為鄉也於里有序而鄉有庠序以明教學則行禮而視

化焉師古曰視春令民畢出在壑冬則畢入於邑其詩曰

四之日舉止同我婦子饁彼南晦師古曰此國詩七月之章也

之二月也農人無不畢足而耕也則其婦與子同又曰十月蟋蟀入我

牀下嗟我婦子聿為改歲入此室處師古曰亦七月之章也蟋蟀

集氣既至蟋蟀漸來則婦子皆曰歲所以順陰陽備寇賊習禮文

也春將出民里胥平日坐於右塾鄰長坐於左塾孟康曰里

里吏也師古曰門側之堂曰塾坐於門側畢出然後歸女亦如之

者胥促勸之知其早晏防念惰也師古曰言里胥長亦持入畢然後歸也入者必持薪推輶重相分班白不提挈師古



白者謂髮雜色也不提  
學者所以優老人也  
冬民既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文工一  
月得四十五日  
服虔曰一月之中又得夜半  
必相從者所以省  
費燎火同巧拙而合習俗也  
師古曰省費燎火省燎人之費也燎  
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相與歌詠各言其傷  
師古曰怨  
是  
月餘子亦在于序室  
師古曰餘子庶子也或曰未任役為餘子師古  
未任役者是也幼童皆當受業豈論餘無干  
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  
蘇林曰五方之異書如今  
也師古曰資說也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十五入大學學先聖  
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禮其有秀異者移鄉學于庠序庠  
序之異者移國學于少學諸侯歲貢少學之異者於天子  
學于大學命曰造士  
李奇曰造成也  
行同能偶則別之以射  
師古曰以射  
射試之  
然

後爵命焉孟春之月羣居者將散  
師古曰謂各  
趣農畝也  
行人振木鐸  
徇于路以采詩  
師古曰行人道人也王號令之官鐸大鈴也以木  
為舌謂之木鐸也來詩來歌來刺之詩也  
獻

之大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  
師古曰太師掌音律之官教六詩  
以六律為之音者以謂次之也此  
音者  
故曰王者不窺牖戶而知天下此先王制土處民富  
而教之之大略也故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故事而信節用  
而愛人使民以時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道治也舉事必敬  
應令必信不為奢侈愛養其民無奪農時  
故

民皆勸功樂業先公而後私其詩曰有渰淒淒興雲祁祁  
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師古曰小雅大田之詩也渰陰雲也淒淒雲起  
貌也祁祁徐也言陰陽和風雨時民庶應悅喜  
其先兩公田  
民三年耕則餘一年之畜  
師古曰畜積也  
蓄其下並同  
衣食足  
而不知榮辱廉讓生而爭訟息故三載考績  
師古曰績功也言王  
治萌者三年一考其

功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成此功  
也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用謂使為  
也  
政期月可以易俗三年乃得成功也  
三考黜陟餘三年食進  
業曰登  
師古曰進上農工諸事業名曰登  
再登曰平餘六年食三登曰  
泰平二十七歲遺九年食然後王德流洽禮樂成焉故曰

也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用謂使為  
也  
政期月可以易俗三年乃得成功也  
三考黜陟餘三年食進  
業曰登  
師古曰進上農工諸事業名曰登  
再登曰平餘六年食三登曰  
泰平二十七歲遺九年食然後王德流洽禮樂成焉故曰

泰平二十七歲遺九年食然後王德流洽禮樂成焉故曰

泰平二十七歲遺九年食然後王德流洽禮樂成焉故曰

泰平二十七歲遺九年食然後王德流洽禮樂成焉故曰

泰平二十七歲遺九年食然後王德流洽禮樂成焉故曰

泰平二十七歲遺九年食然後王德流洽禮樂成焉故曰

泰平二十七歲遺九年食然後王德流洽禮樂成焉故曰

泰平二十七歲遺九年食然後王德流洽禮樂成焉故曰



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師古曰亦孔子之言也解在刑法志繇此道也師古曰繇與由同由用

也周室既衰暴君汚吏慢其經界師古曰汚謂貪穢也繇役橫作

師古曰繇讀曰橫音胡孟反政令不信上下相詐公田不治故魯宣公初

稅晦春秋譏焉孟康曰春秋謂之稅晦後漢民所種好者而取之幾其貪也原父曰稅晦所謂二也於是上

貪民怨災害生而禍亂作陵夷至於戰國貴詐力而賤仁

誼先富有而後禮讓是時李悝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

師古曰李悝文侯臣也理音振以為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除山澤三居參

分去一為田六百萬晦治田勤謹則晦益三升服虔曰與之三升也臣瓚

曰當言三斗謂治田勤則晦加三斗也不勤則損亦如之地方百

里之增減輒為粟一百八十萬石矣又曰糴甚貴傷民

韋昭曰此氏謂士工商也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貴與甚賤其傷一也善為國者使民毋傷而農益勸今一夫

挾五口治田百晦歲汙晦一石半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

之稅十五石餘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終歲為粟

九十石餘有四十五石三十為錢千三百五十除社閭嘗

新春秋之祠用錢三百餘千五十衣人率用錢三百五人

終歲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師古曰少四百五十不足也不幸疾病死

喪之費及上賦斂又未與此師古曰與讀曰豫此農夫所以常困

有不勸耕之心而令糴至於甚貴者也是故善平糴者必

謹觀歲有上中下孰上孰其收自四餘四百石張晏曰平歲百晦收百五

十石今大孰四倍收六百石計民食終歲長四百石官糴三百石此為糴三舍一也中孰自三餘三百石張晏曰自倍收三百

十石也終歲長三百石官糴二百石此為糴二而舍一也下孰自倍餘百石張晏曰自倍收百五

其五十石云下孰糴一謂中分百石之一小飢則收百石張晏曰平歲百石收百五大飢三十石張晏曰收五分之一也

也中飢七十石張晏曰收二分之二



也故大孰則上糴三而舍一中孰則糴二下孰則糴一使

民適足賈平則止師古曰賈讀曰價小孰則發小孰之所斂詩

斂而糴之故雖遇飢饉水旱糴不貴而民不散取有餘

以補不足也行之魏國國以富疆及秦孝公用商君

壞井田開仟伯師古曰仟伯田間之道也商北急耕戰之

賞雖非古道猶以務本之故傾鄰國而雄諸侯然王

制遂滅僭差亡度庶人之富者累鉅萬師古曰鉅大也大

者喪社稷至於始皇遂并天下內興功作外攘夷狄收

泰半之賦師古曰泰半三分取其二發閭左之戍應劭曰秦時以商發之名適

後必嘗有市籍者發戍後以大夫父母嘗有市籍者戍者皆置軍還復入關

取其左發之未及取右而秦亡師古曰閭里門也家居在里門之左者一切

發之此閭左之弊應最得之諸

家之義慎穢奸錯故無所取也男子力耕不足糧餼師古曰餼

子紡績不足衣服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政猶未足以澹

其欲也師古曰澹古澹字也海內愁怨遂用瀆畔師古曰下

漢興接秦之敝諸侯並起民失作業而大飢饉凡米石五

千入相食死者過半高祖乃令民得賣子就食蜀漢天下

既定民亡蓋滅蘇林曰無自天子不能具醇醪師古曰醇不

之謂謂四馬維色也而將相或乘牛車師古曰以上於是約法省禁輕

田租什五而稅一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師古曰而山川

園池市肆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封君湯沐邑皆各為私

奉養不領於天子之經費師古曰言各收其所賦稅以自供漕

轉關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師古曰中都官孝

惠高后之間衣食滋殖文帝即位躬修儉節思安百姓時



民近戰國比日月本趨未賈誼說上曰堯子曰倉廩實而知

禮節師古曰堯與管同管子管子之書也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

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

之有時而用之亡度則物力必屈師古曰屈也音其勿反古之治天

下至織至悉也師古曰織也悉也其事也織與織同故其畜積足恃今皆本

而趨末食者甚眾是天下之大殘也師古曰本農業也末工商也言人已棄農而務工商矣其末末粟者又甚眾也謂勞害也

淫侈之俗日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

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泛孟康曰泛首方勇反泛覆也師古曰字本作要也通用莫

之振救師古曰振舉也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師古曰靡天歲也音繁

下財產何得不蹙蹙師古曰蹙是傾塌也漢之為漢幾四十年矣

師古曰幾近也音鉅衣反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師古曰言年載已久而無積積失時不雨民且狼顧鄭氏曰民欲有非意告恨之顧望也李奇曰狼淫法走也直還顧言民見天不雨今亦恐也師古曰李說是也歲惡不入請賣

既聞耳矣如淳曰聞於天子之耳安有為天下

者若是而上不驚焉者師古曰驚驚也音丁念反世之有飢穰天

之行也李奇曰天之行氣不能常也或曰行道也師古曰穰豐也音入常反禹湯被之矣師古曰謂禹遭水而湯即不幸有方二二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胡何也卒

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師古曰卒謂字也兵

旱相乘天下大屈師古曰屈音其勿反有勇力者聚徒而衡擊師古曰衡擊

通也黃罷夫羸老易子而齧其骨師古曰罷讀曰疲齧也音五巧反政治未畢

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師古曰圖謂謀也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

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為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

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師古曰懷來也安也今歐民而歸之農皆

著於本師古曰歐亦驅字著音直略反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

...



而緣南晦師古曰言皆趨農作也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以為富

安天下而直為此廩廩也李奇曰廩廩危也師古曰言務耕農厚畜積則天下富安何乃不為而常不足

廩廩若此竊為陛下惜之於是上感詛言始開籍田躬耕以勸

百姓鼂錯復說上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飢者非能耕而

食之織而衣之也師古曰食讀曰既衣音於既反為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

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孟康曰肉腐為瘠捐骨不

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為一土地人民之衆不避

湯禹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

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士未盡顰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

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

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

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

煖師古曰苟極風霜不冰寒也煖音乃短反飢之於食不待甘旨師古曰飢音美也飢

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飢終歲不製衣則

寒夫腹飢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

能以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歛廣

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

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擇也師古曰夫珠玉金銀飢不趨音奏

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為物輕

微易臧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亡飢寒之患師古曰周謂周備而海行

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夫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

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

數石之重中人弗勝師古曰中人者處疆弱之中也不為姦邪所利一日弗



得而飢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師古曰服事也給公事之役也其能耕者不過百晦

百晦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

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歛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具有者半賈而賣師古曰日本直千錢者

上得五百也賈讀曰價二者取倍稱之息如得日取一償二為倍稱師古曰稱舉也今俗所謂舉錢者也於是

是有賣田宅鬻鬲子孫以償責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師古曰行賣曰商坐販曰賈列者若今市中賣物行也賈言古操其奇贏日游

都市師古曰奇贏謂有餘財而蓄聚奇異之物也一說謂謂殘餘物也音居宜反乘上之急所賣必倍師古曰上所急求則其價倍貴故其男不耕耘女不紡織織衣必文采食必

梁肉師古曰梁好粟也即今之梁米亡農夫之苦有仟伯之得師古曰仟謂千錢伯謂百錢也伯音真白反今俗猶謂百錢為一伯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執以利相

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坐乘堅策肥履絲曳師古曰堅謂好縞車也縞皓素也縞縞之精白者也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

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

迕師古曰迕違也奸音呼到反惡音烏故反迕音五故反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

道在於使民以粟為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爵貴農民有錢粟有所渫師古曰渫散也音先列反

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師古曰損減也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

則貧民之賦可損師古曰損減也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



利者也順於民心所補者三一日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

曰勸農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如淳曰復三卒之義錢也

故為復卒師古曰為音于偽反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應劭曰仞五尺六寸也師

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

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廼復一人耳師古曰五大夫第九

口而亡窮師古曰擅專也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

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

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於是文帝從錯之言令民入

粟邊六百石爵上造師古曰上造第二等爵也稍增至四千石為五大夫

萬二千石為大庶長師古曰大庶長第十八等爵也各以多少級

數為差錯復奏言陛下幸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甚大

惠也竊恐塞卒之食不足用大漑天下粟邊食足以支五

歲可令入粟郡縣矣師古曰入諸郡縣以備凶災也足支一歲以上可時赦

勿收農民租如此德澤加於萬民民俞勤農師古曰俞進也音踰又音俞

時有軍役若遭水旱民不困乏天下安寧歲孰且美則民

大富樂矣上復從其言廼下詔賜民十二年租稅之半明

年遂除民田之租稅後十三歲孝景二年令民半出田租

三十而稅一也其後上郡以西旱復修賣爵令而裁其賈

以招民師古曰賈讀曰價裁謂減省之也及徒復作得輸粟於縣官以除罪

馬益增修矣然婁敕有司以農為務師古曰婁古曩字也民遂樂業

師古曰復音房目反解在宣紀始造苑馬以廣用師古曰苑馬謂為苑以牧馬宮室列館車

馬益增修矣然婁敕有司以農為務師古曰曩古曩字也民遂樂業

馬益增修矣然婁敕有司以農為務師古曰曩古曩字也民遂樂業



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間國家亡事非遇水旱則民人給家

足都鄙庾廩盡滿而府庫餘財京師之錢累百鉅萬貫朽

而不可校師古曰累百鉅萬謂數百萬萬也校謂計數也大倉之粟陳陳相因師古曰陳謂久

也充溢露積於外腐敗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仟伯之間

成羣師古曰謂田中之什伯也乘牝牝者擯而不得會聚孟康曰皆乘父

為吏者長子孫如淳曰時無事吏不數轉至居官者以為姓號

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師古曰重難也先行誼而黜媿

至并兼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師古曰恃其饒富則擅

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於奢侈師古曰有土謂國之宗

廬車服僭上亡限物盛而衰固其變也是後外事四夷內

與功利役費並興而民去本董仲舒說上曰春秋它穀不

書至於麥禾不成則書之以此見聖人於五穀最重麥與

禾也今關中俗不好種麥是歲失春秋之所重而損生民

之具也願陛下幸詔大司農使關中民益種宿麥令母後

時師古曰宿麥謂其苗經冬又言古者稅民不過什一其求易共師古曰共

下亦使民不過三日其力易足民財內足以養老盡孝外

足以事上共稅下足以畜妻子極愛故民說從上師古曰說

至秦則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

富者田連仟伯貧者亡立錐之地又顯川澤之利管山林

之饒師古曰顯與專同管庄也荒淫越制踰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

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為更卒已復為正

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師古曰更卒謂給郡縣一月而

更者也正卒謂給中都官者也



率計今人一歲之中屯戍及力役之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

於古如淳曰秦責鹽鐵貴故下民受其困也師古曰既收田租又出口賦而官更奪鹽鐵之利率計今人一歲之中失其資產二十倍多

也於古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伍如淳曰十稅其五師古曰言下戶貧人自無田而耕墾者富家田十分之中以五輸本田主也

故負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貪

暴之吏刑戮妄加師古曰重音直用反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轉為盜

賊赭衣半道斷獄歲以千萬數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

雖難卒行宜少近古師古曰卒讀口音近音其斬反限民名田以澹滯不足師古曰名田占田也各為立限不使富者過制則貧弱之家可足也

塞并兼之路鹽鐵皆歸於民去

奴婢除專殺之威服虔曰不得專殺奴婢也薄賦斂省繇役以寬民力然

後可善治也仲舒死後功費愈甚天下虛耗人復相食師古曰呼到反

武帝末年悔征伐之事廼封丞相為富民侯幸昭曰也師古曰欲百姓之下

詔曰方今之務在於力農以趙過為搜

粟都尉過能為代田一晦三圳師古曰圳壟也音工犬反字或作畎歲代麩故

曰代田師古曰代易也古法也后稷始圳田以二耜為耦師古曰併兩耜而耕

廣尺深尺曰圳長終晦一晦三圳一夫三百圳而播種於

圳中師古曰播布也苗生葉以上稍耨隴草師古曰釋耜也因墮

其土以附苗根師古曰墮類下之也音類故其詩曰或芸或芋黍稷擬擬

釋輒附根比盛暑隴盡而根深師古曰比音必寐反能風與旱師古曰能讀曰

耐故擬擬而盛也其耕耘下種田器皆有便巧率十二夫

為田一井一屋故晦五頃師古曰九夫為井三夫為屋夫百晦於古為十二頃古者百步為晦漢府二百

百晦則得今五頃用耦犁二牛三人一歲之收常過縵田晦

一斛以上師古曰縵田謂不為耦者也善者倍之師古曰善為耦者又過過縵田二斛以上也

使教田太常三輔蘇林曰太常主諸陵有民故亦課田種也大農置工巧奴與從

前集二

志上

十二



事為作田器二千石遣令長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

受田器學耕種養苗狀蘇林曰為法意狀也民或苦少牛亡以趨澤

及也澤兩之潤澤也故平都令光教過以人輓犁師古曰輓引也音輓過

奏光以為承教民相與庸輓犁師古曰庸功也言換功共作也義亦與庸賃同率多

人者田日三十晦少者十三晦以故田多豨闢過試以離

宮卒田其宮墾地師古曰離宮別殿之宮非天子所常居也墾餘也垣墾地其義皆同守離宮卒閑而無事因令於墾地為田也墾音而緣反課得穀皆多其旁田晦一斛

以上令命家田三輔公田李奇曰令使也命者教也令離宮卒教其家田公田也韋昭曰命謂爵命者命

家謂受爵命一爵為公士以上令得田公田優之也師古曰令音力成反又教邊郡及居延城韋昭曰居延張掖縣也時有甲卒也是後邊城河東弘農三輔太常民皆便代田用力

少而得穀多至昭帝時流民稍還田野益闢頗有畜積宣

帝即位用吏多選賢良百姓安土歲數豐穰師古曰數音所角反穰音人常

穀至石五錢農人少利時大司農中丞耿壽昌以善為

筭能商功利得幸於上師古曰商度也五鳳中奏言故事歲漕關東

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師古曰漕水運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

河東上黨太原郡穀足供京師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又

白增海租三倍天子皆從其計御史大夫蕭望之奏言故

御史屬徐宮李奇曰御史大夫屬家在東萊言往年加海租魚不出

長老皆言武帝時縣官嘗自漁海魚不出後復予民魚廼

出夫陰陽之感物類相應萬事盡然今壽昌欲近糴漕關

內之穀築倉治船費直二萬萬餘師古曰萬萬億也有動眾之功

恐生旱氣民被其災壽昌習於商功分銖之事其深計遠

慮誠未足任宜且如故上不聽漕事果便壽昌遂白令邊

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賈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賈而

糴



糶名曰常平倉師古曰賈民便之上廼下詔賜壽昌爵關內

侯而蔡癸以好農使勸郡國至大官師古曰為使而勸郡國也使音山吏反元

帝即位天下大水關東郡十一尤甚二年齊地飢設石三

百餘民多餓死琅邪郡人相食在位諸儒多言鹽鐵官及

北假田官常平倉可罷孟康曰北假地名也母與民爭利上從其議皆

罷之又罷建章甘泉宮衛角抵齊三服官省禁苑以予貧

民減諸侯王廟衛卒半又減關中卒五百人轉穀振貸窮

乏其後用度不足獨復鹽鐵官成帝時天下亡兵革之事

號為安樂然俗奢侈不以畜聚為意永始二年梁國平原

郡比年傷水災師古曰此類也人相食刺史守相坐免哀帝即位師

丹輔政建言古之聖王莫不設井田然後治廼可平師古曰立其議也孝文皇帝承亡周亂秦兵革之後天下空虛故務勸

農桑帥以節儉民始充實未有并兼之害故不為民田及

奴婢為限師古曰不為作限制上為音干偽反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此言數鉅

萬而貧弱愈困蓋君子為政貴因循而重改作師古曰然所重難也

以有改者將以救急也亦未可詳宜略為限師古曰詳謂悉盡也天子

下其議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請諸侯王列侯皆得名

田國中列侯在長安公主名田縣道及關內侯吏民名田

皆毋過三十頃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關內

侯吏民三十人期盡三年犯者沒入官時田宅奴婢賈為

減賤丁傳用事董賢隆貴皆不便也師古曰丁傳及董賢詔之家皆不便此事也詔

書且須後師古曰須待也遂寢不行宮室苑囿府庫之藏已侈百

姓此言富雖不及文景然天下戶口最盛矣平帝崩王莽居攝遂篡位王莽因漢承平之業匈奴稱藩百蠻賓服舟車



所通盡為臣妾府庫百官之富天下晏然莽一朝有之其

心意未滿師古曰謂愛惜之意未厭飽也陋小漢家制度以為疏闊師古曰莽以漢

家制度為泰疏闊而更之令陋小宣帝始賜單于印璽與天子同而西南夷

鉤町稱王師古曰鉤音鉅于反可音大鼎反莽乃遣使易單于印貶鉤町王

為侯二方始怨侵犯邊境莽遂興師發三十萬眾欲同時

十道並出一舉滅匈奴募發天下囚徒丁男甲卒轉委輸

兵器自負海江淮而至北邊如齊日使者馳傳督趣日傳

裂裂州郡改職作官下令曰漢氏減輕田租三十而稅一常

有更賦罷瘞咸出音灼曰雖老病者皆復出口等而豪民侵陵

分田劫假師古曰分田謂貧者無田而取富人田耕種共分其所收也假亦謂貧人借富人之田也劫者富人劫奪其稅侵欺之也

歛名三十實計稅五也富者驕而為邪貧者窮而為姦俱

陷於辜刑用不錯師古曰錯置也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

私屬皆不得賣買其男口不滿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

與九族鄉黨犯令法至死制度又不定吏緣為姦天下

警言然陷刑者眾師古曰警言眾口愁聲也音教後二歲莽知民愁下詔諸

食王田及私屬皆得賣買勿拘以法然刑罰深刻它政詩

亂師古曰詩乖也音布內反邊兵二十餘萬人仰縣官衣食師古曰仰音牛向反

度不足數橫賦斂師古曰數音所角反橫音胡孟反民愈貧困常苦枯旱亡

有平歲穀賈翔貴音灼曰翔音常師古曰音說非也翔言如鳥之回翔謂不離於貴也若暴貴稱騰踊也末

年盜賊羣起發軍擊之將吏放縱於外北邊及青徐地人

相食雒陽以東米石二千莽遣三公將軍開東方諸倉振

貸窮乏又分遣大夫謁者教民煮木為酪服虔曰煮木實或曰如今解木之屬也如

師古曰作杏酪之屬也酪不可食重為煩擾師古曰重音直用反流民入關



者數十萬人置養澹官以稟之吏盜其稟師古曰稟給也盜其稟者盜所給之物稟音饑死者什七八莽恥為政所致廼下詔曰予遭陽九之阨百六之會師古曰此歷法應有災歲之期也事在律歷志枯旱霜蝗饑饉荐臻繇夷猾夏寇賊效軌百姓流離予甚悼之害氣將究矣師古曰究竟盡也歲為此言以至於亡

食貨志第四上

食貨志第四下

漢書二十四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明汪文盛高濂傳汝舟校

凡貨金錢布帛之用夏殷以前其詳靡記云太公為周立九

府圜法李奇曰圜即錢也圜一十而重九兩師古曰此說非也周官天府王府內府外府泉府天府職內職餘職皆掌財幣之官故云九府圜謂均而備也

黃金方寸而重一斤錢圜函方孟康曰外圜輕重以銖師古曰言黃

布帛廣二尺二寸為幅長四丈為匹故貨寶於金利

流於泉如淳曰流布於布東於帛

於刀如淳曰各錢為刀者以其利於民也太公退又行之于齊至管仲相桓公通輕重之權曰

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師古曰穰音人常反今有緩急故物有輕重

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矣師古曰乘是也故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

賈千乘之國必有千金之賈者利有所并也計本量委則

令急於求米則民重米師古曰求謂買人之多安而積者人君不理則玄田賈游於市



足矣李奇曰然而民有饑餓者殺有所藏也師古曰言富人多藏

也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

君散之以重李奇曰民輕之時為斂凡輕重斂散之以時則準平

使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藏李奇曰鐘落也孟東曰

春以奉耕夏以奉師古曰奉謂快事也耜器械種饌糧食必取澹

焉師古曰種五穀之種也故大賈畜家不得豪奪五口民矣

名師古曰伯其後百餘年周景王時患錢輕將更鑄大錢

曰大於舊錢單穆公曰不可師古曰單穆公周古者天降災

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救民應劭曰資財

幣以行之於是其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應劭曰母重也其

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應劭曰民患幣

賈平民若賈王用將有所乏之將厚取於民師古曰厚字宿

不給將有遠志是離民也師古曰遠志謂去且絕民用以實

王府猶塞川原為潢沔也師古曰原謂水泉之本也潢沔竭亡

日矣王其圖之弗聽卒鑄大錢文曰寶貨肉好皆有周郭

以勸農澹不足百姓蒙利焉孟康曰單穆公曰錫無

秦兼天下幣為二等黃金以溢為名上幣孟康曰二

利也

利也

利也

利也

利也

利也



師古曰改周一斤之制更以溢為金之名數也高祖初賜張良銅錢質

如周錢臣贊曰言錢之形質文曰半兩重如其文而珠玉龜

貝銀錫之屬為器飾寶臧不為幣然各隨時而輕重無

常漢興以為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英錢如淳曰如榆莢也

黃金一斤師古曰復周之制更以斤為名而不軌逐利之民畜積餘贏以稅音

市物痛騰躍李奇曰晉貯帶也晉灼曰痛甚也言計中物感遂益畜

至石萬錢馬至匹百金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

絲乘車重稅租以困辱之師古曰欲令務農孝惠高后時為天下

初定復弛商賈之律弛解也然市井子孫亦不得官為吏

孝文五年為錢益多而輕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為半兩除

盜鑄錢令使民放鑄師古曰恣其私鑄賈誼諫曰法使天下公得

顧租鑄銅錫為錢敢雜以鉛鐵為它巧者其罪黥師古曰顧租謂顧舊

之直或然鑄錢之情非殺雜為巧則不可得贏師古曰殺謂亂雜也贏餘

利也言不雜鉛鐵而殺之甚微為利甚厚師古曰微謂精妙也言

可覺知而得利甚厚故令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女奴今令細民

人操造幣之執師古曰操持也人人比日各隱屏而鑄作因欲

禁其厚利微姦雖黥罪日報其執不止鄭氏曰報論廼者民人

抵罪多者一縣百數及吏之所疑榜笞奔走者甚眾夫縣

法以誘民師古曰縣謂開立之使入陷阱執積於此師古曰阱穿地以陷

反曩林示鑄錢死罪積下蘇林曰下報也積累下報論之也張晏曰

下音胡亞反死罪者多委積於下也師古曰蘇說是也今公鑄錢黥罪積下為法若此上何賴焉師古曰

一曰又民用錢郡縣不同或用輕錢百加若干應劭曰時錢重四銖法錢

持也百枚當重一斤十六銖輕則以錢足之若干枚令滿平也師古曰若干且



所求而或用重錢平稱不受應劭曰用重錢則平稱有餘不能受也臣瓚曰秦錢重半兩漢初鑄英錢

與之矣文帝更鑄四銖錢秦錢重半兩漢初鑄英錢用輕錢則百加若干用重錢則以一當一猶復不受之是以郡縣不同也

師古曰應說也師古曰應說也法錢不立師古曰法錢也吏急而壹之辱則大為

煩苛而力不能勝縱而弗呵辱則市肆異用錢文大亂師古曰

曰呵責怒也音火何反苟非其術何鄉而可哉師古曰鄉讀曰嚮今農事棄捐

而采銅者日蕃師古曰蕃多也音扶元反其下亦同釋其耒耨冶鎔炊炭應劭

形容也師古曰鎔音容姦錢日多五穀不為多師古曰言皆采銅鑄錢廢其農業故五穀不多

也為音于為反不為多師古曰鎔音容善人休而為姦邪李奇曰休誘也動心於姦邪也師古曰休音先律反

又音黜愿民陷而之刑戮師古曰愿謹也刑戮將甚不詳奈何而忽

也師古曰詳平也忽忽忘也國知患此吏議必曰禁之禁之不得其術其傷

必大令禁鑄錢則錢必重師古曰令謂法令也重則其利深盜鑄如雲

而起師古曰言其多棄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姦數不勝而法禁

數潰銅使之然也師古曰數並音所角反故銅布於天下其為禍博矣

師古曰博大也今博禍可除而七福可致也何謂七福上收銅勿令

布則民不鑄錢罪不積一矣偽錢不蕃民不相疑二矣

采銅鑄作者反於耕田三矣銅畢歸於上上挾銅積臣御

輕重師古曰謂多積銅也錢輕則臣術斂之重則臣術散之貨物必

平四矣臣作兵器臣假賢臣多少有制用別賢賤五矣師古曰謂

鋒鏃鑄金人十二是也師古曰謂臣臨萬貨臣調盈虛臣收奇羨師古曰謂

殘餘也羨音羨則官富實而末民困六矣師古曰謂

制吾棄財臣與匈奴逐爭其民則敵必懷師古曰謂之矣師古曰謂

本倉廩積實布帛有餘則招誘胡人多來降附故言師古曰謂

制吾棄財逐爭其人也棄財者可棄之財逐競也師古曰謂故善為天下者

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今久退七福而行博禍臣誠傷

之上不聽是時吳臣諸侯即山鑄錢富埒天子師古曰即就



仲馬曰久後卒叛逆鄧通大夫也呂鑄錢財過王者故吳鄧

錢布天下武帝因文景之畜忿胡粵之害師古曰畜讀曰畜即位數

年嚴助朱買臣等招徠東甌事兩粵江淮之間蕭然煩費

矣師古曰蕭然猶騷然勞動之貌唐蒙司馬相如始開西南夷鑿山通道千

餘里呂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焉師古曰罷讀曰疲彭吳穿穢豹朝

鮮置滄海郡師古曰彭吳人姓名也本皆荒梗始開通之故言穿也則燕齊之間靡然發

動及王恢謀馬邑匈奴絕和親侵擾北邊兵連而不解天

下共其勞師古曰共猶同干戈日滋行者齎居者送師古曰齎謂將衣食之具以自隨也

中外騷擾相奉百姓抗敵以巧法師古曰抗訛也謂推挫也巧法為巧詐以避法

入物者補官出貨者師古曰補官也除罪選舉陵夷廉恥相冒師古曰冒蒙也武力進用法嚴令具興

利之臣自此而始師古曰謂象弘羊東郭咸陽孔僅之屬也其後衛青歲以數萬

騎出擊匈奴遂取河南地築朔方時又通西南夷道作者

數萬人千里負擔餽餼師古曰餽亦饋字餽古餉字率十餘鍾致一石師古曰言

其功重師古曰其功重也散幣於邛犍邛犍音蒲賊反師古曰邛犍蜀犍為音灼曰輯之應劭曰邛犍蜀犍為音灼曰

數歲而道不通蠻夷因已數攻吏發

兵誅之悉巴蜀租賦不足李奇曰不足用終更其事也且更之昭曰更續也師古曰二說並非

受錢於都內服虔曰入穀於外縣官而受粟錢於內府也師古曰此說非也都內京師主城者也百官公卿表大同農屬官有都內令

也東置滄海郡人徒之費疑於南夷師古曰疑讀曰疑又興十

餘萬人築衛朔方師古曰既築其城又守備之轉漕甚遠自山東咸被其

勞費數十百鉅萬師古曰數十萬乃至百萬萬府庫虛廼募民能入奴

婢得以終身復為郎增秩師古曰庶人入奴婢則復終身先為郎者就增其秩也一曰入奴婢少者復終

身長者得為郎師古曰身長者得為郎也及入羊為郎始於此此後四年衛青比歲

為郎更增秩也



十餘萬衆擊胡師古曰此斬捕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

餘萬斤而漢軍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轉漕之費不與焉

師古曰與於是大司農陳臧錢經用賦稅既竭不足以奉戰

士師古曰陳謂列奏之經常也既盡也有司請令民得買爵及

贖禁錮免臧罪請置賞官名曰武功爵臣贊曰茂陵中書有

二級曰閑與衛三級曰良士四級曰元戎士五級曰官首六級曰秉鐔七

級曰千夫八級曰樂卿九級曰執戎十級曰政戾庶長十一級曰軍備此

武帝所制以寵軍功師古曰此下云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今贊所

引茂陵中書止於十一級則計數不足與本文乘矣或者茂陵書說之不

盡也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諸買武功爵官首者試補

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師古曰五大夫舊二十等爵之第九級也至

武也十一等爵之第七也亦得免役今則先除為吏比於五大夫也○貢

父曰直三十餘萬金其價之差殊不可詳也秦爵十八大庶長十九則關

內使武功爵比之減一級入關內侯亦其巨也或說七當作一與茂陵中

書合矣予謂賣爵當級級稍增其價豈可例云級十七萬若每級十萬

比至三十餘萬金則當一萬七千餘級又非也然則誤衍此萬字蓋武功

爵其級十七又曰官首亦武功爵名當讀云買武功爵官首試補吏先除

爵得至樂卿師古曰樂卿者武功爵第八等也言買爵唯得至第八

之失其本意巨顯軍功軍功多用超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

者郎吏道雜而多端則官職耗廢師古曰耗亂自公孫弘

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漢相張湯以峻文決理為廷尉於

是見知之法生而廢格沮誅窮治之獄用矣張晏曰史見知

官有所作廢格沮敗誅窮治之也如淳曰廢格天子文法使不行其

也誅謂非上所行若顏異反脣之比也師古曰沮止壞之音材汝反明年淮南衡山江都王謀反迹見師古曰蹤而公卿尋端治

之竟其黨與坐而死者數萬人吏益慘急而法令察師古曰

察微當是時招尊方正賢良文學之士或至公卿大夫公

孫弘以宰相布被食不重味為下先然而無益於俗稍務

於功利矣其明年驃騎仍再出擊胡大克獲師古曰渾邪

仍頻也

師古曰



王率數萬眾來降師古曰軍音胡昆反於是漢發車三萬兩迎之師古曰一兩

既至受賞賜及有功之士是歲費凡百餘鉅萬先是

十餘歲河決灌梁楚地固已數困而緣河之郡隄塞河輒

壞決費不可勝計其後番係欲省砥柱之漕師古曰番姓係名也番音晉安反係

音穿汾河渠以為溉田鄭當時為漕漕回遠數金漕直渠

自長安至華陰師古曰回曲繞也音胡內反而朔方亦穿溉渠作者各數

萬人歷二三期而功未就費亦各以鉅萬十數師古曰謂十萬萬也天

子為伐胡故盛養馬馬之往來食長安者數萬匹師古曰食讀曰飲

卒掌者關中不足廼調旁近郡師古曰調謂異畿也調音徒鈞反而胡降

者數萬人皆得厚賞衣食仰給縣官師古曰仰音牛縣官

不給師古曰給足也天子乃損膳解乘輿出御府禁臧以澹之其

明年山東被水災民多飢乏於是天子遣使虛郡國倉廩

以振貧猶不足又募豪富人相假貸師古曰貸音土戴反次下亦同尚不能

相救廼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應劭曰秦始皇造蒙恬穰郿旬然得其河南造陽之北千里地甚好於是為築城郭徙民充之各曰新秦四方雜錯者儉不同今俗名新富貴者為新秦由是名也亡

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於縣官數歲貸與產業使者分部

護師古曰分音扶問反冠蓋相望費以億計縣官大空而富商賈或

滯財役貧孟康曰滯停也音灼曰滯音直吏反轉轂百數李奇曰轂車也廢居居邑

服虔曰居穀於邑也如淳曰居賤物於邑中以待貴也師古曰二說皆未盡也此言或有所廢置有所居蓄而居於邑中以乘時射利也

君皆氏首仰給焉晉灼曰氏音抵距之抵服虔曰仰給於商賈言百姓好末作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封君受封邑者謂公主及列侯之屬也氏首猶俯首也時公主列侯雖有國邑而無餘財其朝夕所須皆仰首而取給於富商大賈後方以邑入償之氏音丁炎反

冶鑄蠶南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公家之急黎民重困師古曰重音直

用於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造錢幣以澹用師古曰澹更改也而推浮

淫并兼之徒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自孝文更

漢書卷一百一十四



造四銖錢至是歲四十餘年從建元以來用少縣官往往

即多銅山而鑄錢師古曰就多銅之山而鑄錢也民亦盜鑄不可勝數錢益

多而輕臣瓚曰鑄錢者多故錢輕輕亦賤也物益少而貴如淳曰民田鑄錢不作餘物故也有司

言曰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黃金為上白金

為中赤金為下孟康曰白金銀也赤金丹陽銅也今半兩錢法重四銖鄭氏曰其文為

半兩實重四銖也而姦或盜摩錢質而取鉛如淳曰錢一面有文一面幕幕為質民盜摩漫面而取其

益輕薄而物貴則遠方用幣煩費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

緣以績師古曰績繡也繡五絲而為之為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

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造銀錫白金如淳曰雜錫以銀錫為白金

為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二品其

一曰重八兩圜之其文龍名白撰直三千二曰以重差小

方之其文馬直五百晉灼曰以半斤之重差為三品此重六兩則下品重四兩也仲馬曰白撰當在其一曰之下

衍名字二曰三曰之下當皆有金各史又錯脫三曰復小楸之其文龜直三百師古曰楸音陀

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重如其文盜鑄諸金

錢罪皆死而吏民之犯者不可勝數於是以東郭咸陽孔

僅為大農丞師古曰二人也姓東郭名咸陽姓孔名僅音矩刃反領鹽鐵事而桑弘

羊賈幸咸陽齊之大鹽南鹽孔僅南陽大冶皆致產累千金

故鄭當時進言之弘羊洛陽賈人之子以心計師古曰不年用筆等筆

十三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豪矣法既益嚴吏多廢免

兵革數動民多買復師古曰入財於官以取優復復音方目反及五大夫千夫徵

發之士益鮮師古曰鮮少也音先淺反於是除千夫五大夫為吏不欲者

出馬如淳曰千夫五大夫不欲者吏皆適令伐棘上林作昆明池其明年大將軍票騎大出擊胡賞

師古曰適讀謂行謫謂責罰也以其父為姦利



賜五十萬金軍馬死者十餘萬匹轉漕車甲之費不與焉

師古曰與是時財匱師古曰匱空也戰士頗不得祿矣有司言三銖

錢輕輕錢易作姦詐迺更請郡國鑄五銖錢周郭其質令

不可得摩取鉛孟康曰周而為大農上鹽鐵丞孔僅咸陽

言師古曰奏山海天地之藏宜屬少府陛下弗私以屬大農

佐賦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滎南鹽官與牢盆蘇林曰牢價

海之貨師古曰幹謂主以致富羨役利細民師古曰羨饒其且

事之議不可勝聽敢私鑄鐵器滎南鹽者鈇左趾師古曰鈇

沒入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師古曰舉皆也使屬在

所縣使僅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師古曰舉皆也使屬在

官府師古曰主滎南除故鹽鐵家富者為吏吏益多賈人

矣商賈以幣之變多積貨逐利於是公卿言郡國頗被災

害貧民無產業者募徙廣饒之地陛下損膳省用出林示錢

以振元元寬貸而民不齊出南畝師古曰言農人尚商賈滋

衆貧者畜積無有皆縣官師古曰畜積音牛向反異時筭輶車賈

人之緡錢皆有差師古曰異時言往時也請筭如

故諸賈人末作貫貸師古曰貫賂也買居邑貯積諸物師古曰貫賂也

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師古曰占隱度

作有租及鑄如淳曰以手力率緡錢四千筭一非吏比者

三老北邊騎士輶車一筭師古曰北例也非吏比者

一筭如淳曰商賈人有輶車船五丈以

上一筭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師古曰悉盡也有能



告者以其半畀之

師古曰畀與也音必寐反

賈人有市籍及家屬皆無

得名田

師古曰一人有市籍則身及家內皆不得有田也

以便農敢犯令沒入田化其

是時豪富皆爭匿財唯下式數求入財以助縣官天子廼

超拜式為中郎賜爵左庶長田十頃布告天下以風百姓

師古曰風讀曰調

初式不願為官上彊拜之稍遷至齊相語自在其

傳孔僅使天下鑄作器三年中至大司農列於九卿而桑

弘羊為大司農中丞管諸會計事稍稍置均輸以通貨物

始令吏得入穀補官郎至六百石

師古曰吏更遷補高官也又就增其秩得至六百石也

自

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而赦吏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

十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赦自出者百餘萬人

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氏無慮皆鑄金錢矣

師古曰氏讀曰抵抵歸也大歸猶言

大率無小計慮耳犯法者衆吏不能盡誅於是遣博士褚大

徐偃等分行郡國

師古曰行舉并兼之徒守相為利者

師古曰守郡守

御史大夫張湯方費用事減宣杜周等為中丞

之減義縱尹齊王温舒等用急刻為九卿直指夏蘭之屬始

出

蘇林曰夏蘭人姓名

而大農頽其誅矣初具為濟南亭長以廉直稍

遷至九卿上與湯既造白鹿皮幣問異異曰今王侯朝賀

以倉銜直數千而其皮薦反四十萬本末不相稱天子不

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湯又與異有隙及人有告異以它議事下湯治

異異與客語客語初令下有不便者

李奇曰異與客語道詔令初下有不便處

異

不應微反脣

師古曰蓋非之

湯奏當田異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

腹非

師古曰當謂變斷其罪

論死自是後有腹非之法比

師古曰比則例也讀如字又音必礙及

而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天子既下緡錢令而尊卜式百

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告緡錢縱矣

師古曰縱放也故令相告言也

郡國鑄



錢民多姦鑄師古曰謂巧鑄之雜鉛錫錢多輕而公卿請令京師鑄官赤

仄應劭曰所謂子緝錢也如淳曰以赤銅為其一當五賦官用非赤

仄師古曰交賦及給白金稍賤民弗實用縣官以令禁

之無益歲餘終廢不行是歲湯死而民不思其後二歲赤

仄錢賤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廢於是悉禁郡國毋鑄錢專

令上林三官鑄錢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諸郡

國前所鑄錢皆廢銷之輸入其銅三官而民之鑄錢益少

計其費不能相當師古曰唯真工大姦迺盜為之術巧妙故

利楊可告緝徧天下如淳曰告緝令楊可所告言也師古曰此說非

中家以上大氏皆遇告杜周治之獄少反者如淳曰治世

反者蘇林曰反音幡師古曰潘謂從輕而法迺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服虔曰

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

餘頃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氏破民媮其食好

衣不事畜臧之業師古曰媮苟且也而縣官以鹽鐵緝錢之故用少

饒矣益廣開置左右輔初大農幹鹽鐵官布多置水衡欲

以主鹽鐵及楊可告緝上林財物眾迺令水衡主上林上

林既克滿益廣是時粵欲與漢用船戰逐孟康曰水戰相逐也迺大修

昆明池列館環之師古曰環繞也治樓船高十餘丈旗織加其上

官室之修繇此日麗迺分緝錢諸官而水衡少府太僕大

農各置典農官往往即郡縣比沒入田田之師古曰即就也此

其沒入奴婢分諸苑養狗馬禽獸及與諸官官益雜置多

徒奴婢眾而

如淳曰水衡少府太僕司農皆有農官是為多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謂雜置官負分掌農事耳非農官也



下河漕度四百萬石及官自糴廼足師古曰度計也音大各反所忠言世

家子弟富人或鬪雞走狗馬弋獵博戲亂齊民如淳曰世家謂世世有極秩家也齊等也無有實賦謂之齊民若今言平民矣晉灼曰中國被教齊整之民也師古曰所姓也忠名也武帝之近臣郊祀志云公孫卿因所忠言實

馬石應傳云欲請詔近臣所忠廣川王傳云言漢公卿及幸臣所忠可馬相如傳云所忠往取書考其縱迹此並一人也而說者或以為所忠信之人此釋大謬齊等

之義如說是也 廼徵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名曰株送徒入

財者得補郎郎選衰矣應劭曰株根本也送致也如淳曰株帶也諸坐博戲事決為徒者能入錢得補郎李

奇曰先至者為殊株也師古曰言被牽引者為其根株所送當充徒役而能入財者即當補郎是時山東被河災及

歲不登數年人或相食方二千里天子憐之令饑民得

流就食江淮間欲留留處師古曰流謂恣其行後若水之流至所在有欲住者亦留而處之使者

冠蓋相屬於道護之師古曰屬聯續也音之欲反下巴蜀粟以振焉明年

天子始出巡郡國東度河河東守不意行至不辯自殺行

西踰隴卒孟康曰隴麥也卒倉卒也從官不得食隴西守自殺於是止

北出蕭關從數萬騎行徼新秦中以勒邊兵而歸新秦中

或千里無亭徼晉灼曰徼塞也臣瓚曰既無亭候又不徼備無於是禦邊之備故誅此地太守師古曰晉說早也於是

誅北地太守以下而令民得畜邊縣孟康曰令得畜牧於邊縣官假馬

毋三歲而歸及息什一以除告緡用克入新秦中李奇曰邊有官馬

令民能畜官母馬者滿三歲歸之十母馬還官一駒此為息什一也師古曰官得母馬之息以給用復得免實秦中人故除告緡之令也既得

寶鼎立后土泰一祠公卿白議封禪事而郡國皆豫治道

修繕故宮及當馳道縣縣治宮儲設共具師古曰共音居用反而望幸

明年南越反西羌侵邊天子為山東不澹赦天下囚因南

方樓船士二十餘萬人擊粵發三河以西騎擊羌又數萬

人度河築令居師古曰令音寒初置張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

河河西開田官戶塞卒六十萬人戍田之師古曰開田始開屯也斤塞廣塞令師

初置二郡故塞更廣也以開田之官廣塞之卒戍而田也中國繕道餽糧遠者二千近者



千餘里皆仰給大農師古曰仰音牛向邊兵不足迺發武庫

工官兵器以澹之車騎馬乏縣官錢少買馬難得迺著令

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吏以上差出牡馬天下亭亭有畜

字馬歲課息齊相上式上書願父子死南粵天子下詔褒

揚賜爵關內侯黃金四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天下莫應

列侯以百數皆莫求從軍至飲酎少府省金李奇曰省規也至

而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百餘人迺拜卜式為御史大

夫式既在位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器苦惡如淳曰

鹽鹽不攻嚴也臣瓚曰謂作鐵器民患苦其不好也師苦或作

賈請或彊令民買之而船有筭并商者少物賈迺因孔僅言

船筭事上不說師古曰說音悅漢連出兵三歲誅羗滅兩粵番禺

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晉灼曰元鼎六年定越地以為南海

且以其故俗治無及地理志西南夷傳所置犍為零陵益州郡凡十七

賦稅南陽漢中以徃各以地比給初郡吏卒奉食幣物傳

車馬被具師古曰地比謂依其次第自近及遠也而初郡又時時

小反殺吏漢發南方吏卒往誅之間歲萬餘人師古曰間費

皆仰大農大農以均輸調鹽鐵助賦故能澹之然兵所過

縣縣以為些給毋乏而已不敢言輕賦法矣其明年元封

元年卜式貶為太子太傅而桑弘羊為治粟都尉領大農

盡代僅幹天下鹽鐵師古曰代孔僅弘羊以諸官各自市相爭物以

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師古曰賦顧也言所輸賦費

也賦音反迺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徃徃置均

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



器皆仰給大農大農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賚則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亡所牟大利如淳曰牟取也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躍故抑天下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為然而許之於是天子北至朔方東封太山巡海之旁北邊以歸師古曰旁音步浪反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鉅萬計皆取足大農弘羊又請令民得入粟補吏及罪以贖令民入粟其泉各有差以復終身師古曰復音方目反不復告緡它郡各輸急處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其泉倉滿邊餘穀諸均輸帛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於是弘羊賜爵左庶長師古曰第上等爵黃金者再百焉師古曰凡所賜五金是歲小旱上令百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師古曰衣音於既反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販物求利師古曰市列謂列肆亨弘羊天乃雨師古曰

自孝惠也也普與反久之武帝疾病拜弘羊為御史大夫昭帝即位六年詔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問以民所疾苦教化之要皆對願罷鹽鐵酒榷均輸官毋與天下爭利視以儉節師古曰視讀曰示然後教化可興弘羊難師古曰詰難議者之言也以為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不可廢也迺與丞相千秋共奏罷酒酤弘羊自以為國興大利伐其功欲為子弟得官怨望大將軍霍光遂與上官桀等謀反誅滅宣元成哀平五世亡所變改元帝時嘗罷鹽鐵官三年而復之貢禹言鑄錢采銅一歲十萬人不耕民坐盜鑄陷刑者多富人臧錢滿室猶無厭足民心動搖棄本逐末耕者不能半姦邪不可禁原起於錢疾其末者絕其本宜罷采珠王金銀鑄錢之官毋復以為幣除其販賣租銖之律師古曰租銖謂計其所賣租物價平其銖緡而收租也

漢書卷九十四 食貨志第四



稅祿賜皆以布帛及穀使百姓壹意農桑議者以為交易待錢布帛不可尺寸分裂禹議亦寢自孝武元狩五年三官初鑄五銖錢至平帝元始中成錢二百八十億萬餘云王莽居攝變漢制以周錢有子母相權於是更造大錢徑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錢五十又造契刀錯刀契刀其環如大錢身形如刀長二寸文曰契刀五百錯刀以黃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

張晏曰案今所見契刀錯刀形質如大錢而肉好輪厚異於此大錢形如大刀環矣契刀身形負不長二寸也其文左曰契右曰刀無五百字也錯刀則刻之作字也以黃金填其文上曰一下曰刀二刀泉其不與志相應也似扎單差錯文字磨滅故耳師古曰張說非也王莽錢與五銖錢凡四品並行莽即真以為書劉字有金刀迺罷錯刀契刀及五銖錢而更作金銀龜貝錢布之品名曰寶貨小錢徑六分重一銖文曰小錢直一次七分三銖曰幺錢二十師古曰幺小也音一堯反次八

分五銖曰幼錢二十次九分七銖曰中錢二十次一寸九銖曰壯錢四十因前大錢五十是為錢貨六品直各如其文黃金重一斤直錢萬朱提銀重八兩為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師古曰朱提縣名屬犍為出善銀朱音殊提音支反它銀一流直千是為銀貨二品元龜距舟長尺二寸孟康曰舟龜甲緣也距至也度皆兩邊緣尺二寸也臣瓚曰元大也直二千一百六十為大貝十朋蘇林曰兩貝為朋朋直二百一十公龜九寸直五百為壯貝十朋疾龜七寸以上直三百為幺貝十朋子龜五寸以上直百為小貝十朋是為龜寶四品大貝四寸八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二百一十六壯貝三寸六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五十幺貝二寸四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三十小貝二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十不盈寸二分漏度不得為朋率枚直錢三是為貝貨五品大



布次布弟布壯布中布差布厚布幼布么布小布小布長

寸五分重十五銖文曰小布一自自小布以上各相長一

分相重一銖文各為其布名直各加一百上至大布長二

寸四分重一兩而直千錢矣是為布貨十品師古曰布亦錢

其分布流行也凡寶貨五物六名二十八品鑄作錢布皆用銅殺以

連錫孟康曰連錫之別名也李奇曰鉛錫鑿名曰連應劭曰連似銅師

為錢也比下又云能來金文質周郭放漢五銖錢云師古曰放依

其金銀與它物雜色不純好龜不盈五寸貝不盈六分皆

不得為寶貨元龜為蔡非四民所得居如淳曰臧文仲居蔡

大龜也臣瓚曰蔡是大龜之名也書曰九江納錫大龜大龜又不出蔡國

也若龜出楚不可名龜為楚也師古曰瓚說非也本以蔡出善龜故因名

蔡耳有者入大卜受直百姓憤亂其貨不行民私以五銖

錢市買莽患之下詔敢非井田挾五銖錢者為惑眾投諸

四裔以御魍魎於是農商失業食貨俱廢民第泣於市道

坐賣買田宅奴婢鑄錢抵罪者自公卿大夫至庶人不可

稱數莽知民愁迺但行小錢直一與大錢五十二品並行

龜貝布屬且寢莽性躁擾不能無為每有所興造必欲依

古得經文國師公劉歆言周有泉府之官收不讎與欲得

者也師古曰讎讀曰售言賣不售者官即易所謂理財正辭禁民為非

禮有賒貸師古曰周禮泉府之職曰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

謂人以祭祀喪紀故從官賒買物不過旬日及三月而償之其從官貨物

者以共其所屬吏定價而後賒之各以其國服事之稅而輸息謂若受園

廩之田而貸萬錢者其之樂語有五均鄧展曰樂語樂元語河間



遂於長安及五都立五均官更名長安東西市令及洛陽

邯鄲臨淄宛成都市長比皆為五均司市稱師東市稱京西

市稱畿洛陽稱中餘四都各用東西南北為稱皆置交易

丞五人錢府丞一人工商能采金銀銅連錫登龜取貝者

如淳曰登進也皆自占司市錢府順時氣而取之師古曰各以龜有靈故言登

物自隱實於司市錢府也又以周官稅民凡田不耕為不殖出

三夫之稅城郭中宅不樹藝者為不毛師古曰樹藝謂種樹果木及菜蔬出

三夫之布民浮游無事出夫布一匹其不能出布者冗作

縣官衣食之師古曰冗散也音人勇反諸取眾物鳥獸魚鱉百

蟲於山林水澤及畜牧者塘堤婦桑蠶織紵紡績補縫師古曰機縷曰紵音人禁反

工匠醫巫卜祝及它方技商販賈人坐肆列里

區謂舍如淳曰居處所在為區皆各自占所為於其在所之縣

官除其本計其利十一分之二而以其一為貢敢不自占自

占不以實者盡沒入所采取而作縣官一歲諸司市常以

四時中月實定所掌師古曰中讀曰仲為物上中下之賈師古曰賈讀曰價其下並同

各自用為其市平毋拘它所眾民賣買五穀布帛絲絲之

物周於民用而不難者師古曰難讀曰下亦類此也均官有以考檢厥實

用其本賈取之母令折錢師古曰折音上列反萬物印貴過平一錢則

以平賈賣與民師古曰印物價起音五剛反亦讀曰仲其賈氏賤減平者聽民自

相與市師古曰貴既為印賤則為氏音丁奚反以防貴庾者師古曰庾積也以防民積物持貴也民欲

祭祀喪紀而無用者錢府以所入工商之貢但除之師古曰徒也言空除與之不取息利也祭祀母過旬日喪紀母過三月民或乏絕欲

貸以治產業者均授之除其費計所得受息母過歲什一

師古曰均謂各依先後之次除其費謂衣食之費已用者也義和魯匡言各山大澤鹽鐵錢布



帛五均賒貸幹在縣官師古曰幹謂主領也唯酒酤獨未幹酒者天之

美祿帝王所以頤養天下享祀祈福扶衰養疾百禮之會

非酒不行故詩曰無酒酤我師古曰小雅伐木之詩也酤買也言王於族人恩享要在燕飲無酒則買

而飲而論語曰酤酒不食師古曰酤黨所說孔子齊之時也一者非相反也夫詩

據承平之世酒酤在官和官便人可以相御也師古曰言美也御進論

語孔子當周衰亂酒酤在民薄惡不誠是以疑而弗食今

絕天下之酒則無以行禮相養放而亡限則費財傷民請

法古今官作酒以二千五百石為一均率開一盧以賣如漢

家開拜待客設酒醴故以鑑各詩臣瓚曰盧酒瓮也言開一瓮酒也趙廣漢入丞相府破盧瓮師古曰二說皆非也盧者賣酒之區也以其一邊高

形如銀家虛故取各耳非即謂火虛及酒瓮也此言雖五十釀為準豈一瓮乎廣漢所破盧及壘壘亦謂所居壘壘之處耳釀為準一釀用麴米二斛麴一斛得成酒六斛六升各以

其市月朔米麴三斛并計其賈而參分之師古曰參三也以其一為

酒一斛之平除米麴本賈計其利而什分之以其七入官

其三及醴載灰炭師古曰載酢漿也音才代反給工器薪樵之費義和置

命士督五均六幹郡有數人皆用富賈洛陽薛子仲張長

叔臨菑姓偉等如淳曰姓各傳也乘傳求利交錯天下師古曰傳首張戀反因與

郡縣通姦多張空簿師古曰簿計簿也音步戶反府臧不實百姓愈病莽

知民苦之復下詔曰夫鹽食肴之將師古曰將大也一說為食肴之將師酒百藥

之長嘉會之好鐵田農之本名山大澤饒衍之臧五均賒

貸百姓所取平印以給澹師古曰印音牛向反其下並同錢布銅冶通行有

無備民用也此六者非編戶齊民所能家作師古曰家謂家家自作也必

印於市雖貴數倍不得不買豪民富賈即要貧弱先聖知

其然也故幹之每一幹為設科條防禁犯者臯至死姦吏

猾民並侵衆庶各不安生後五歲天鳳元年復申下金銀



龜具之貨頗增減其賈直而罷大小錢改作貨布長二寸五分廣一寸首長八分有奇師古曰奇音居宜反謂有餘也廣八分其圍好徑二分半師古曰好孔也足枝長八分間廣二分其文右曰貨左曰布重二十五銖直貨泉二十五貨泉徑一寸重五銖文右曰貨左曰泉枚直一與貨布二品並行又以大錢行久罷之恐民挾不止迺令民且獨行大錢與新貨泉俱枚直一並行盡六年毋得復挾大錢矣每壹易錢民用破業而大陷刑莽以私鑄錢死及非沮竇貨投四裔犯法者多不可勝行迺更輕其法私鑄作泉布者與妻子沒入為官奴婢吏及比伍知而不舉告與同罪師古曰比音頻寐及非沮竇貨其民罰作一歲吏免官犯者俞眾及五人相坐皆沒入郡國檻車鐵鎖傳送長安鍾官師古曰鍾官主鑄錢者愁苦死者什六七作貨布後

六年匈奴侵寇甚莽大募天下囚徒人奴名曰豬突豨勇服虔曰豬性觸突人故取以喻師古曰東方者豕曰豨一曰豨豕走也音許豈反壹切稅吏民訾三十而取

一又令公卿以下至郡縣黃綬吏皆保養軍馬師古曰保養不許其死傷

吏盡復以與民師古曰轉百姓養之民搖手觸禁不得耕桑繇後煩劇

小吏皆不得奉祿而私賦斂貨賂上流獄訟不決吏用苛暴立威旁緣莽禁侵刻下民師古曰旁依也音步浪反富者不得自保

貧者無以自存起為盜賊依阻山澤吏不能禽而覆蔽之浸淫日廣師古曰浸淫猶漸染也它皆類此於是青徐荆楚之地徃徃萬數

戰鬪死亡緣邊四夷所係虜陷罪飢疫人相食及莽未誅而天下戶口減半矣自發豬突豨勇後四年而漢兵誅莽後二年世祖受命湯血滌煩苛復五銖錢與天下更始



贊曰易稱衷多益寡稱物平施師古曰謙卦象辭衷取也言

皆稱而施與平也衷音薄侯反書云楙遷有無應劭曰楙勉也遷徙也言天下食

遷徙有無使相通也師古曰司徒之屬官也掌市之周有泉府之官師古曰司徒之屬官也掌市之

其價買之而孟子亦非狗彘食人之食不知斂應劭曰養狗彘者

知以法變歛之也師古曰孟子孟軻之書言歲野有餓莩而弗知發

豐孰藪粟饒多狗彘食人之食此時可斂之也野有餓莩而弗知發

鄭氏曰莩音葉有梅之葉莩零落也人有餓死零落者不知發故管氏

之輕重服虔曰作輕重李子悝之平糴弘羊均輸壽昌常平亦

有從徠師古曰言平顧古為之有數吏良而令行師古曰故民

賴其利萬國作又師古曰及孝武時國用饒給而民不益

賦其次也至于王莽制度失中姦軌弄權官民俱竭亡次

矣

食貨志下第四



